朴实的奇迹

陈世旭

我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见到了这位四十岁出头的中年汉子和他的团队代表，他们都是那么朴实，那么拙于言词，又都是那么坦然自信。他们不掩饰自己不堪的过去，也不忧虑自己重新选择的新生活。

中年人坐在我对面，他的年轻伙伴中间。曾经的他血气方刚，二十五岁，开了一家家具店，与隔壁商店发生纠纷，冲冠一怒，拔刀相向，致人重伤，获刑五年六个月，悔之不迭。因为在监狱的表现突出，提前三年六个月释放。回到社会，择业四处碰壁。唯一的出路是自己再次创业。他选择了相对简捷的方式——成立搬运队，以飞鸟命名，决心再次起飞。六名参与创业的人中，三名也是曾经因抢劫、吸毒的刑释人员。他们挺直了腰，昂起了头，穿起统一的服装，上面印刷着投诉电话，坦然接受社会的监督，向命运发起挑战。

他们的刻苦耐劳，诚信可靠，自重自强，迅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搬运队被确立为刑释人员过渡性安置实体。当地政府为他们争取了相应面积的用地，使安置能力每年可增加数十人，基本解决全区每年刑释人员的过渡性就业。去年，他们在搬运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建筑公司，承接建设“美丽乡村”等业务，不断扩大事业版图。

与此同时，他们把“帮教”当作了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自主投资兴建面积一千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其中设有帮教办公室、法律咨询室、矫正办公室、调解、培训室等，当地政府给予大力支持，配置了全部的办公用品，让接受帮教的对象有了归属感和凝聚力，更加努力地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中年人所在的乡村以他为荣，推选他为村干部，他婉辞了，他觉得他最大的责任是为当地刑释人员走上人生正路当好领头雁。几年时间里，他做到的远不止是让刑释人员获得就业，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洗心革面：所有追随他的刑释人员没有一个重新犯罪。自1999年以来，全区刑释解教人员将近三百名，帮教率百分百，安置率百分之九十五，重新违法犯罪率为零。二十年来，这个刑释帮教安置基地一批批刑释人员在这里重新走上前景光明的人生之路。

他们的故事并不惊天动地，却是那么让我感动。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本能。然而，我觉得，这种“本能”，有时候是需要唤醒的。就全社会而言，这种“唤醒”就是教育。生命内涵的揭示，意志行为的规范，经由高尚的教育，让人们拥有完整丰富的人生，最终形成世代良善的文化循环。

好的教育，其权威不是强权，而是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使之形成对高尚的自觉追求上。

“教育本身就是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德·雅斯贝尔斯）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中年人正是这样一个“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灵魂”。他让我看到我们生活的多少不知名的角落发生了那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他让我们觉得，“感动”不是奢侈品，而是与我们相依相伴的生活常态。

在一个物质主义高涨的时代，也许是诱惑太多，人们忙忙碌碌；也许是刺激太甚，人们麻木不仁；也许是节奏太快，人们心浮气躁。冷漠、推诿、嫉妒、内耗，遮住了仁爱、道义、宽厚、同情。

而这位中年人的故事，无疑是社会光明面的绚丽篇章。

世界之所以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着无数这样的灵魂存在着。即便是那些社会地位也许并不被一般人认可的小人物，也一样深深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这些没有光环而发光的小人物，就生活在普通人中间，他们也许更易于激发更多人的共鸣，影响更多人的价值取向。

所有具有榜样性的人物，用他们平凡的努力创造出朴实的奇迹，用他们出色的行动照亮了别人的生活。无论太远还是太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他们的行动会在所有人的心里激起持久而悠远的回响。有人说得好：当感动叩响我们每个人的心扉的时候，当他们的道德准则成为大多数人的精神向度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感动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精神生态的时候，人性的良善与崇高就会成为广泛的社会追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接近人类理想的乐园。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一次网课

吴霜

周一上午十一点整的时候，微信视频邀请的铃声响起来，学生尚玲来上网课了。尚玲今年春节前夕乘火车去青海看她妈妈去了，过节之后她又辗转回了敦煌，那里是她作为音乐老师工作过的青海油田的分支机构。

这一回去，尚玲到现在都没回来。众所周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暂时回不来啦。不止一次她跟我抱怨，哎哟吴老师，人算不如天算，我现在好想北京啊！我得跟您上课啊，一个多月上不了课快急死我啦！于是我安慰她：宁夏的小刘跟我上网课了，虽说效果不如近距离面对面，但是感觉还是可以的。要不然你试试？

然后，这一节网课就得以实现了。

打开手机视频，放在钢琴盖的谱台上，准备给尚玲上课。屏幕上，只穿了件黑色露肩小坎的尚玲笑嘻嘻地面对着我。“你屋里有那么热？穿这么一点儿。”“嘿嘿，我们屋里温度特高，可热了。”我双手在钢琴上弹了几个和弦：“看得见听得清吗？”“看得清听得清，挺好的。”于是我在北京家里弹着琴，她在敦煌的家里随着我的琴声开始练声。这种练习很奇妙，师生之间远隔千里却也近在咫尺，视频上面对面，一举一动一声一句与平日里上课的情形几无二致。我们感觉挺好，课程顺利进行。

只是，唱着唱着感觉声音有一点间隔感，尚玲发出的音阶开始不流畅，一下顿一下地传过来。我知道这是信号问题，于是改变一下步骤，跟尚玲语言沟通了一下。我把手机调整了一下角度，把视频拉远一些，以便她可以看到我的全部上半身的影像，我可以借用更多的手势给她讲解发声的要领。做老师的有时候不能仅仅用语言来讲解歌唱技巧，手脚并用也是手段之一。我一向喜欢把课堂的气氛营造得越轻松越好，尤其是歌唱的课堂，歌手的乐器是人体自带的，调整好喉咙当中的那一对细嫩精薄的小小声带是声乐课堂的中心内容。说起这个声乐的课堂，教学的现场总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的，声乐课大多是一对一教学，原因是声带这件乐器虽说是人手一个且不用花费金钱，但却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难以操纵的乐器，因为你的眼睛看不到它！

爽心园

掌控这件永远都看不见的乐器，成了一个十分抽象、主观的操作过程。作为一个歌唱家操纵声带的能力充满强烈的技术性，要想唱得好唱得专业必须花费多年的学习和努力，而且，歌唱者依赖老师的成分非常高。由于每个老师的教学语言甚至方式方法都不一样，一人一功，专人专用。结果就基本形成了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现象，除非有些学生和一位老师学唱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唱不好进而声带出问题的情况，于是只好换师。在音乐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唱得好不一定教得好，教得好不一定唱得好。因为对于好的歌唱家来说，教学语言又是另一种能力。

给尚玲讲解了一会儿之后，感觉信号又好了。于是我们接着拉开嗓子开唱，正唱着呢，我只听见手机里一阵噼里啪啦，然后“乓”的一声，视频画面就成了一片灰色的了，我正发着愣，听得里面“嘎嘎嘎……”的一阵笑声，尚玲在那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吴老师！手机掉到地上了！等一下，哎哟……”，然后只见视频颠颠倒倒地又开始恢复到正常的亮度，可以接着上课了。而这时我忽然觉得喉咙一阵发痒，要咳嗽，于是赶紧又叫停：等会儿等会儿，我得喝口水！

我在这边喝水，听得尚玲在那边吆喝她老公：老头子！你那儿干嘛呢？你把门关上，我需要特别安静的环境哈！她年龄也不是很大，可总会喊老公是“老头子”。

再坐下来，尚玲在我的即兴伴奏之下唱起《晚会圆舞曲》，这首著名的老歌，旋律华美节奏轻盈，充满渗透力和带动感，三拍子的节奏让人产生想要立刻舞动起来的冲动。我们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敦煌一起投入到舞动的韵律当中。网课结束，尚玲在镜头里伸展着胳膊：吴老师，还是得上课啊，我今天又有了新收获。

疫情使我们天各一方，而新科技让我们毫无隔阂感。无论处在哪一个年龄段，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砍坝

祝子平

五十年前，我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种植橡胶树，那时的驻地周边尽是茫茫原始森林，要种橡胶，必须先将森林砍光，我们称之为砍坝。

砍坝是个力气活，所有的工具只是一把砍刀或者一柄斧头，自从盘古开天地，没有人迹到过原始林海，几千上万年的植物自生自长，盘根错节，有参天大树，有密集灌木，有丛丛竹林，有片片芳草，我们的工作便是如理发师剃头一般，将所有的植物统统地砍掉。具体说来，从一座山脚处每隔一二十米一个人挥动着砍刀朝山上砍去，小草、灌木、竹丛以及直径二十厘米以下的小树，在我们大刀的挥舞中，纷纷倒地，剩下直径二十厘米以上的大树，则是要用斧子才能砍。大树很多，一般直径都在五六十、一百厘米左右，树的木质有软有硬，一般叶子大的树比较好砍，叶子小的就硬，一棵树往往要砍上一天乃至几天。西双版纳的气候没有四季，只有雨季旱季之分，每年四月至十月是雨季，便是我们砍坝的时候，半年光景砍下来，可谓战绩辉煌，好几万平方米的森林消失殆尽。我们在那里呆了八年多，以我们连队为中心，周围茫茫林海都成了光秃秃的山梁，现在想想，最可怜的是那些野生动物，它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都被我们的砍刀给毁了。

砍大树是要有技术的，上千几百年的大树，完全地自然生长，有的长在无法立足的陡坡上，有的插在悬崖绝壁上，既要将这些树砍倒，又要使这些树倒下时不压到砍树的人。树倒时犹如大厦倾塌，山摇地动。树大招风，在空中往往会突然改变倾倒的方向，我就碰到过一次，树朝山下倒，我们站在右上侧，不料那树后面还有一棵更大的树，一根碗口粗的野藤蛇一样盘缠着两棵树，此时前面一棵树倒了，倒到一半被野藤拉住倒不下去，就像一台吊车吊住了那棵树，在空中随风晃动，转了方向，正好转到我们站立的上方，野藤一下断了，那大树便劈头朝我们袭来，还好我们反应快，那树也不太大，赶紧朝山上逃，才避开了一场大难，如果那天我们反应慢，或者逃错方向，那后果真不堪设想呢！

砍了几年树，印象最深的是一棵三四人合抱，直径在两米以上的梅锡金，梅锡金是当地傣族老乡的语言，特别硬，他们通常用这树材做犁耙，舂米的捣杵，锄头砍刀的把柄等等，现在想想应是花梨之类的木头。直径两米多的梅锡金是十分罕见的，计算树龄应在千年以上，甚至更加远古。那树冲天而伸，约有百米多高，根部虬轧盘绕，斧子根本无法砍动其丝毫，为此，先将其周围的大树小草统统砍干净，然后顺着那大树干，如城里造高楼般，搭起了脚手架，人爬到脚手架上，从大树的半腰砍起，十几个强劳力，轮番作战，整整砍了两天，才将那树的上半截砍倒，接下来下半截更粗，砍了三天，才倒地，最后剩下一人多高的树桩，都是饭锅般粗的虬根盘藤，斧头根本无从下手，最后只好动用现代化武器，用炸药炸。在那树根四周掏了几十个孔洞，孔洞里面垫满炸药，轰隆轰隆终于将那庞然大物炸得四分五裂，地下则留下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大坑，那树根或被撕裂，或被扭曲，或被折断，或被烧焦，望着那大坑里外散落的树根，不知怎地，心里很是悲凉，一个上千年的生命，其间经历了多少的风风雨雨，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仅仅几天工夫便被摧毁了！以致几十年以来，我只要看到那些根雕的摆设，心里便会很不受用！

画家朋友

任溶溶

儿童文学作家是给儿童写作的，儿童要看画，所以儿童文学文字作家一定要有画家的搭档。我的运气交关好，有画家好朋友。早年有邢舜田，后来有詹同渲、沈培、乐小英。画家不是仅仅照作者的意思画，他有所发挥，我看到我朋友的画，我也呆住了，怎么他的画比我写的要有趣得多，出奇得多？我特别尊重我的画家朋友，是他们使我的作品更为小朋友喜爱。只要看看我和画家合作的作品，也就明白了。

山水耀日月（中国画） 陈贤德

长寿花爆盆记

周虹

春天逐渐走来，万物复苏，我家的各种花也都开了，姹紫嫣红，让人心生欢喜。最厉害的是街边常见的朴素长寿花，在我家开出了惊艳效果，一盆橙黄，一盆大红，满满的花朵，开成几朵球状，只见花不见叶，而且都是重瓣，美的哟，这个情景就是传说中的“爆盆”。

长寿花本来是很普通的园艺植物，因为在街头巷尾很常见，不引人注目。但我特别喜欢“长寿”两个字，把它作为家花来养，特别花费心思。每年春天我在朋友圈晒上爆盆长寿花的美图，都会引来同事们的好生羡慕。好多朋友都问我，老阿姐，为啥侬养的长寿花每年可以开到爆盆？太好看了，比外面店家卖的样品花还要好看，为啥我们的长寿花只有刚买的时候还可以看看，养不到一年就不行了呢？侬有啥秘诀？

其实，这两盆长寿花刚到我家也是小苗苗，很娇小的一盆，如何让花越长越大越开越多？

第一个秘诀是“舍得”。在当年的花开败之后，先把花全部剪掉，再换大盆，在换盆的同时加上底肥，保证来年花开时营养充足。修剪的时候不要不舍得，只有去掉残花，长寿在后继生长时才会去除顶端优势，形成分叉枝，每个枝条上又会产生新的花苞，就这样1变2，2变4……周而复始，花枝越来越多，满盆的效果越来越好。不要不舍得下剪刀，长寿花是生命力很顽强的品种，它具有耐修剪的特性，剪下来的枝条也可以进行扦插，非常容易成活，可以送给爱花的朋友们，让大家家里都开出美美的花朵来。

第二个秘诀是“适度”。长寿花是属于多肉类的植物，对它频繁浇水是接受不了的，很容易涝死。大多数朋友的长寿花烂根的原因就在于：你们太勤快了。所以，土干后适度浇水，管好自己的手是很要紧的，当然，也不能把长寿当成仙人掌，干脆一个月不浇水了，那也是不行的。

长寿花最适宜的温度是10–20摄氏度左右，放在通风的位置。春天可以晒晒太阳，到了夏天千万不要放在强烈阳光下暴晒，放在阴凉透风的地方就让它休息，也不要施肥，浇点水就可以了。到了秋天温度适合它生长时，可以把长寿花放到朝南的阳台上享受阳光雨露，同时，每周浇一次营养液，会看到长寿花的叶子碧绿肥厚，就是非常健康的表现了。

对于施肥这块，我换盆时加的通用型的缓释肥，在平时浇水时会使用淘米水这一个古老而有效的办法。对于不喜欢有机肥的朋友，你们可以选择水溶肥，平时使用通用型的，快开花时改用促花肥，做到薄肥勤施。相信朋友们根据我的经验也会养好长寿花的。

长寿花期很长，一般可以保持一个多月。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很多植物只是吐发新芽，长寿花能带来满屋春色，很让生活增添一份活力。

十日谈

春日花事

责编：徐婉青

参与到盆景的生长过程、制作调整中也是人融入自然的一种方式。